晁錯論（何去非）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晁錯論

作者：何去非　北宋

本作品收錄於《何博士備論》

古者，持國任事有四臣焉：杜患於未兆，弭萌於未形者，賢臣也；禍結而排之使安，難立而戡之使平者，功臣也；國安矣挈而錯之危，世治矣汩而屬之亂者，非愚臣即奸臣也。蓋奸臣之不足者忠，愚臣之不足者知。忠、知不足而持國任事，禍之府也。

昔者，晁錯嘗忠於漢矣，而其知不足以任天下之大權也，是以輕發七國之難，而其身先戮於一人之言。可不謂愚乎？彼錯者，為申、韓之學，銳氣而寡恩，好謀而喜功之臣也。自孝景之居東宮，而錯銳之以人主之術數也，固以知寵之矣。及其即位，而以天下聽之。彼挾其君之以天下聽之也，欲就其所謂術數之效。是以輕為而不疑，決發而不顧，卒以憂君危國，幾成劉氏之大變。而後世之士，猶或知之，獨子雲乃謂之愚。子雲之愚錯也，非以其知不足以衛身而愚之也，亦以其不能杜七國未發之禍而故趣之於亂也。東諸侯之勢誠強矣。強而驕，驕而反，其理也。然而，束之而使無驕，禦之而使無反者，豈固無術耶？而錯之策曰：「削之。不削，皆且反也。削之，則反遲而禍大。」是錯之術無他，趣之以速反而已。錯之所謂禍小者，以吾朝削其地，而暮得其民故也。安有數十年拊循之民，一旦而遂不為之役也？吳王所發五十萬之眾者，皆其削郡之民也。連七國百萬之師，西向而圖危關中，乃曰禍小者，真愚也。

夫七國之王，獨吳少嘗軍旅，為宿奸故惡。其六王皆驕夫孱稚，非有高材絕器、挾智任術，足以就大計者。其謀又非前締而宿合之也。今一旦徜徉相視而起，皆吳實迫之，欲並以為東帝之資耳。當孝文之世，濞之不朝發於死子之隙，而反端著矣。賈誼固嘗為之痛哭矣。然而孝文一切包匿，不究其奸，而以恩禮羈之。是以迄孝文之世三十余年，而濞無他變也。濞之反於孝景之三年，而其王吳者四十三稔矣。齒發固已就衰，而鄉之勇決之氣與夫驕悍之情、窺覬之奸，皆已沮釋矣。今一旦奮然空國西向，計不反顧者，濞

豈得已哉？有錯之鞭趣其後以起之也。昔高帝之王濞者三郡，且南面而撫其國者四十余年。錯之任事，一旦而削其二郡。楚、趙、諸齊，皆以暗隱微慝奪其封國之半。彼固知其地盡而要領隨之，是以出於計之無聊為一決耳。向使景帝襲孝文之寬殺而恩禮有加焉，而錯出於主父偃之策，使諸侯皆得以其封地分侯支庶，以弱其勢，則濞亦何事乎白首稱兵，冀所非望，而楚、趙、諸齊不安南面之樂而安甘為濞役也？

吳王反虜也，固天人之所共棄，未有不至於敗滅者。然亦幸其未為曉兵者也，使其誠曉兵，則關東非漢有，而錯之罪可勝戮哉？方濞之起也，其謀於宿將，則曰「必先取梁」；其謀於新將，則曰「必先據洛」。二策者，皆勝策也。而吳王昧於所用，故敗亡隨之。其曰必先取梁者，梁王，景帝之親母弟，國大而強，北距泰山，西界高陽。今釋梁不下，而兵遂西，則漢沖其膺，梁搗其吭，不戰而成擒矣。此宿將以先取梁為功者，圖全之策也，所謂以正合者也。洛陽阻山河之固，扼西兵之沖，積武庫之械，豐敖倉之粟。今不疾據而徐行留攻，而漢騎騰入梁、楚之郊以蹙之，敗可立待了。此新將以先據洛為功者，立奇之策也，所謂以奇勝者也。二策者，皆勝策也。雖反國之虜無所恃之，亦兵家之至數也。幸其當時無以雙舉而並施之以教之也。是以吳王用其攻梁，而不用其據洛，此所以亟敗也。所謂雙舉而並施者，銳師卷甲以趣洛陽，重兵疾攻以覆梁都，雖無能入關，而山東舉矣。知取梁而不知取洛，則漢兵得以東下；知據洛而不知取梁，則梁兵得以躡後。使銳師據洛而重兵攻梁，洛已據，則漢兵不能即東。漢兵不東，則必舉梁，梁舉而山東定矣。幸其不出於此，乃屯聚而不分，以壓梁壁。梁未及下，而亞夫之輩馳入滎陽而壁昌邑矣。求戰不得，欲去不可，仿徨無所之而坐成擒。故曰：幸其未為曉兵者也。向使吳王兩用其策，而又假田祿伯以偏師提之以趨武關，周兵長驅，遂歷陽城之北，反雖不遲，而禍實大矣。嗚呼！孰謂晁錯非真愚者哉！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